



告别 香巴拉

FAREWELL 郭建龙 著
SHAMBHALA

神秘无人区里的世外桃源
阴谋夹缝中**最为纯净**的藏地传奇
为父跨越三十年的**复仇史诗**

告别 香巴拉



FAREWELL 郭建龙 著
SHAMBHALA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告别香巴拉 / 郭建龙著. —杭州: 浙江大学出版社,
2013. 3
ISBN 978-7-308-11164-5

I. ①告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29480 号

告别香巴拉

郭建龙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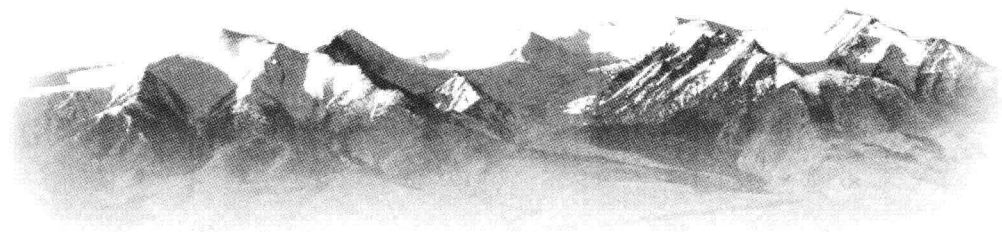
策 划 者 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
责任编辑 徐 婵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(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)
(网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
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 14.25
字 数 216 千
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308-11164-5
定 价 32.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(0571) 88925591

目 录

Contents



- 父亲的来信 / 1
情人的笑容 / 9
朋友的两面 / 14
农场书记儿子的特权 / 20
阴谋与爱情 / 27
逃 亡 / 34
给我二十块钱 / 40
越陷越深 / 48
文字狱 / 53
猎 杀 / 60
陷入险境 / 68
世外桃源 / 76
与狼共舞 / 85

神奇的梦和神秘人 /	93
岩洞内的金佛 /	102
再见神秘人 /	108
噶拉巴和仓央嘉措 /	115
科学家如何从无创造有 /	122
财 富 /	129
爱情和彷徨 /	139
惩 罚 /	147
没进过城的孩子 /	154
故地重游 /	164
好人的悲剧和恶魔的狂欢 /	171
档 案 /	178
边坝宗本的后代 /	186
一个律师能给护士带来多少好运 /	192
告别红尘 /	202
没进过城的孩子应该进城吗 /	210
初涉尘世 /	215
后 记 /	221



C o n t e n t s

父亲的来信

白色的阳光斜照在城市郊外的山间平地上。平地南北两侧的远方，各有一列点缀着绿色斑点的灰色山脉，一脉土路贯穿平地伸向远方的山口，风一吹，路面刮起一阵尘土。路北侧有一片灌木林，覆盖在黄绿相间的原野之上。不远处，是西宁城边的一片低矮、灰黄色的平房，在空旷的背景下，显得渺小而又懒散。

一个青年正站在路边，等待着从西宁出城的汽车。他心急地踱着步子，不时地抬头望着城里方向。恰好这时，天上飘来了一片云彩，遮住了阳光。由于地处高原，气温只有十几度，一旦没有了太阳，青年虽穿着蓝色的长袖衣服仍然感到有点儿冷，不由得抱起了胳膊。在他的身边，放着一个绿色的军用帆布包、一个白色的布袋，这是他在西宁采购的物品。

这条路出西宁不远就会攀升到三千多米的山区，翻过山口，向着新疆或者西藏境内进发。由于偏僻，每天过往的车辆不会超过二十辆。于是，每一辆车过来时，青年都满怀着期盼，从好远开始就一直望着它渐渐驶近。

在青年等待的工夫里，已经开过去三辆车，一辆吉普，一辆黑色的轿车，一辆蓝色的卡车，但这些车显然都不是他等的那辆。青年人掩饰不住眼神中的失落，继续踱着步子，显得有些心急。

大约一个多小时后，第四辆车开来了。这是一辆解放牌的绿色卡车，车的后厢带着帆布棚。青年跳了起来，在离汽车还有两百米左右时，他已经开始兴奋地挥舞着双手。

汽车司机是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，他也挥舞了一下手臂，作为回应。在那个年代，司机是十分光荣的职业，这种踌躇满志也反映在了这位司机的脸上和手臂的动作上。

汽车来到了他的面前，停下了。在车门上，用白漆喷着一行字“光明农场”。光明农场就是青年要去的地方。

“你来晚了。”车外的青年说。

“这已经算最快了。”司机笑着说，“为了加油，我跑了好几个地方，拿着介绍信都不管用，没有人理睬。后来油快用光了，我都担心要推车了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我动了动脑子，”司机指了指自己的头说，“买了两包烟，到了站里，把烟一递……那里的人刚才还黑着脸的，马上换了副笑脸，挥了挥手叫我随便加油。我还多带了两个小桶，也加满了。快上来吧。”

车外的青年把军用包扛起来，向后车厢走去。然而，就在他接近车厢时，突然发现里面有一个人，被吓了一大跳。

“方以民，方以民。”车厢里的人站起身来，跟他打招呼。

“是你！陈锁。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嗨，嗨，给婆娘看病。”车厢里的陈锁回答。

“她人呢？也在里面？”

“她没来，我来给她抓药。”

就他们说话的工夫，司机已经不耐烦了。他从驾驶室出来，帮助方以民把剩下的布袋扛起来，扔进了后车厢。“快，坐好，我们上路了。”司机说。

方以民犹豫了一下，他有两个位置可以选择：驾驶室内副驾驶的位置，以及后车厢内。他选择了后车厢。

司机撇了撇嘴，进了驾驶室。但他随即又下来了，手中夹着一封信。“这是你的信。你爸爸写给你的。我刚取来。”司机说。

由于农场太偏僻，外地下乡的职工又多，这里的司机都肩负着邮递员的责任，如果去西宁，往往会把职工的信件都带回去。

方以民欣喜地叫了一声，他简直是扑向了那封信。然而司机仿佛在卖关子，故意把信举过了头顶。

“快给我吧。家书抵万金，你没有离过家，不知道盼信的心情。”方以民说。

司机比划了一个抽烟的动作。方以民从口袋里掏出半包烟，全扔给了司机。

司机呵呵地笑着，把信递给了方以民，转身上车了。

陈锁从后车厢里递出来一只手，方以民抓住，用脚踩住铁脚踏，跃进了车厢。车厢内很暗，于是他在入口站了一会儿，适应了一下，才继续向前走。地上放着几捆铁丝，方以民小心地避开了，生怕蹭坏脚上的新解放鞋。在车厢的前部，放了几个草垫。陈锁已经坐下了，方以民挨着他也坐下。汽车吼了几声，歪歪斜斜地上了路。

这两个并排坐着的人乍一看非常相似，都穿着蓝色的衣裤，脚上套着解放鞋。但如果仔细看，就会发现，他们其实几乎没有共同之处。方以民是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，两道浓眉略微上翘，显得很英俊，嘴角总像是带着若隐若现的笑容，显得与人亲近，却又隔着适当的距离。他的普通话略带南方口音，但已经比较标准了。他的衣服虽说是普通的蓝色，但显得很整洁。一旁的陈锁，头发乱蓬蓬的，衣服看上去又脏又皱，他已五十多岁，脸上的皱纹中都带着泥痕。他说话口齿不清，如果不仔细琢磨就很难懂。这并不仅仅因为他有口音，还因为他根本没有掌握说话的技巧，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话表达得更清晰一点。

方以民并没有急着看信，他仿佛故意要把收信的幸福感拖久一点，转向身边的陈锁，关切地问：“陈嫂得了什么病？”

“说不上来的病，肚子疼，人越来越瘦。同志，这个年头啊，人们总是得一些稀奇古怪的病，连医生都没有见过，给开的全是治拉肚子的药。”陈锁哀叹。

方以民的眼神中充满了同情。

陈锁继续说：“可我知道，都是累的，累的……一辈子没有好好睡过一天觉，累散架了，没有用了……”

“应该把她一起带来，好好看看。”

“没有钱，没有钱啊，方以民同志。这次来西宁，我们连两个人的钱都凑不齐。在西宁得吃顿饭、住一天，可我们住不起。我就对她说，孩儿他娘，你去西宁吧，到了西宁，你就找中医院看病，把你的毛病都向医生倒一倒，多拿几服药回来。可她说，不行，我不来，要来我们一块儿来。没有办法，我就一个人来了。方以民同志，我们哪跟你一样，你是从北京来的大人物，等过了这一阵，还要回北京去的。我们穷庄稼人没有钱。”

“我们也没有钱。”方以民说。

“可那不一样，”陈锁说，“最起码你还没有结婚，没有生孩子。你不知道这年头，娶媳妇生孩子日子是多么难过。我有时候累得都不想活了。”

方以民礼貌地闭了嘴。他知道，顺着这个中年人的话说下去，只能引来越来越多的牢骚和抱怨。他开始后悔没有和司机坐在一起。司机是个快活的小伙子，也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，方以民喜欢和快活的人在一起。

他从口袋里拿出了父亲的信，把鼻子凑到封口处闻了闻，信件散发出淡淡的浆糊香味。他小心地沿着边缘把信封撕开，生怕撕到了里面的信。一张黑白照片掉了出来。车厢内光线昏暗，方以民往车厢后部挪了挪，借着光，他看清照片的背景是一片带着新荷的湖面，照片上有两个人，父亲在左，母亲在右。父母的头发都已经花白，父亲仍然带着那副赛璐珞黑框眼镜，在方以民的记忆中，母亲是那么美丽，现在却显得很瘦弱。可他们的表情显得非常平静，甚至带着一丝喜悦的痕迹。

他继续看父亲的信，信中写道：

以民我儿：

相信你拆开信首先看到的是一张照片。今年四月，一个很神秘的人邀请了一批经济学家，咨询有关经济建设的问题那天，我和你母亲拍摄了这张照片。

谈话基本上是聊天式的，针对当前中国的经济，我小心翼翼地谈了自己的认识，提出要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市场，没想到却获得了肯定。具体细节无法在信中详谈，我们见面后可以好好谈谈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邀请我们见面的人是可以力挽狂澜的人。

谈话完毕，我和你母亲都很兴奋，预感到未来将出现一个较大的转机。

过了几天，单位上头突然来人找我，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。我知道这是对我的特殊照顾。你的父亲一直避免成为特殊阶层，也从不会提要求，但此刻，那种永远割不断的父子情让我提到了你。

我告诉他，我唯一的儿子现在还在青海，他已经到那儿五年了，还没有回来。我的儿子是个优秀的经济学家，现在从事的却和经济研究完全无关，实在可惜。

我不敢请求他，我只是把你的事情说了一下。他提出帮我们想办法。当时我担心这是空头许诺，所以在信里从来没有和你提过。

昨天我突然接到了电话，北京的一个研究院决定给你一份工作。我也对他们说出了顾虑，说我从来没有接受过照顾。可他们说这不是走后门，你以前在北京工作过，也做过不少经济学研究，他们是按照正常程序把你调回北京。你的调令已经下到了青海省，也许过段时间就会到达农场。当然也许还会有波澜，时间上无法准确，可毕竟，你已经快回京了。

以民，不知道你保存的书稿是否还在，一定记住，如果有机会，那会成为一份重要的提纲，它是你父亲对于经济问题多年思考的结晶。我相信，这份提纲最终会用得上，也许就近在眼前了……

方以民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，他的手已经开始不停地抖动。回家！他已经读不进信后面的部分了，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呼吸着，体会着这两个字的魅力。

“方以民同志，信上写了什么？”旁边的陈锁好奇地问道。

“没什么。”方以民故作镇定，“我父亲的日常来信，他想我了。有家的感觉真好，我很羡慕你有个家。”

“就这些？”

“这些已经足够了！”方以民笑了起来，大声地说。

他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，顺着颠簸的车厢走到了前窗，不停地拍打着：“停车！王石林，停车！”

“干什么？”司机王石林停了车，问道。

方以民在跳下车之前，突然回身，从口袋里掏出两元钱，递给了陈锁：“拿去，给陈嫂再买点药。再没什么……比亲人更重要的。”他来不及听陈锁的感激话，跳下了车，进入了驾驶室，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王石林问道。

“我快回去了！我快回北京了！”方以民激动地说。

“真的吗？”王石林欢呼了起来，眼睛却盯着路面。他们已经驶入了西部山区，汽车正在一条土路上努力地沿着盘山公路的“之”字弯向海拔三千米的山口爬去。

“是的。我父亲在信上已经说了。而且，我回去之后还会继续做经济学研究，这可太棒了。”

“可他怎么做到的？”

“有时候事情很简单。”方以民卖了个关子。他犹豫着是否要把父亲可能得到重用的消息告诉王石林。

汽车到了山口附近，山口上一栋孤零零的小房子里冲出来一个人，招着手。王石林停了车。路边的人叫赵永坚，也是从北京过来的光明农场职工，和方以民住在同一个房间。赵永坚圆脸、短发，戴着一副黑框的眼镜，岁数和方以民差不多。他看见方以民也坐在车上，高兴地叫了一声，向着方以民一侧跑去。

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王石林问道。

赵永坚跑到了位，停了下来：“我已经等了一晚上加一白天了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昨天搭车走到这里，车坏了，大家就到小房子里休息，司机修车。等车修好了，他们忘了叫上我，开走了。”

赵永坚把自己的行李搬到了后车厢，和坐在后面的陈锁打了个招呼。他没有上后车厢，而是决定挤在前面，和方以民、王石林坐在一起。

“方以民快回北京了。”重新上路后，王石林对赵永坚说。

“那可太好了！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？”

“刚知道。”方以民把父亲在信中所说的内容详细地介绍了一遍。他知道即便现在不说，回去之后自己也一定会告诉赵永坚的。他还不忘把信中的照片拿出来，让朋友们看了一遍。

“这么说，你回去还研究经济学？”赵永坚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终于可以实现你的抱负了。”

“不，这只是第一步，也许还差得远。”方以民表情严肃，但看得出他很开心。

“我们会想你的。”

方以民从朋友的语气中听出了难过。每一个人离开时，那些没有离开的人心情都很复杂。他安慰朋友们说：“我也会想你们的。会有机会的，也许大家很

快都能回家，从北京来的回北京，从山东来的回山东。”

赵永坚说：“离开你让人难受，以后我们不知道该在谁那里聚会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找谁讨论问题、学习英文。”

“这件事说不定还有段时间，我们却已经说到离开后的事情了。”

“会顺利的。”赵永坚说。

方以民诧异地望了一眼他的朋友。赵永坚的眼神显得友善，又显得有些特别，仿佛知道什么内情，仿佛在卖关子。

果然，赵永坚接着说：“你的调令已经下到农场了。”

“是吗？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前天，我从农场出来之前，在魏书记家开会。书记说，上面来通知，要调走一个人，去北京。有人连忙问这个人是谁，他没有说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一定是你。你的调令已经下到农场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真的。裴新利也在场。”赵永坚说。裴新利也是他们的好朋友。

“太好了！”

他们还在谈话的时候，汽车已经开到了农场。这座农场坐落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里，由于山的阻挡，北面来的冷风侵袭不到，让这个盆地比周围其他地方温暖一些，甚至可以种小麦和玉米。十几年前，各地大建农场接收城市青年时，这里也建起了光明农场。方以民和赵永坚是在参加工作后来到农场的，他们都来自北京。

农场的房子位于一条土路的一侧。王石林把车拐进了一个带围墙的大院。院子很大，有着一大片空地，空地上堆着一座如同小山的牦牛粪饼堆，一些散养的牦牛在院子里踱步，寻找着草根。除了粪饼堆，还有一些土做的砖坯，在院子的西南角则有几排低矮的土坯平房。

此时天快黑了，明亮的金星已经出现在地平线附近。王石林把车停在了离平房不远的空地上，众人下了车，从后车厢往下拿行李。

陈锁先离开了，他家在院子外面的一间低矮房子里。

奇怪的是，刚才还兴奋的方以民突然变得心事重重，仿佛开始担心他是否能

离开。“这件事先不要告诉别人行吗？”他突然要求道。

王石林满不在乎地点了点头，赵永坚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我是严肃的，”方以民再次要求说，“我也要你们严肃地答应我。”

两人又认真地地点了点头，然而这种严肃并没有保持多久。“你一定是想第一个告诉你的心上人。”王石林笑着说。

青年突然感到不好意思起来：“我没有心上人。”

“瞧他脸红了。”王石林说。

“我没有脸红。”

但他的伙伴们似乎并不在意他说什么，把他晾在一边交谈着。“他从来不会伪装，撒谎的时候总是自己先不好意思。”赵永坚说。

“他瞒得不错，可还是有人知道了。”王石林说，“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害臊的了，她也是大姑娘，如果你再不动手，就成别人的了。”

方以民默然不语。他低头拿上两个包，他的朋友还在背后关切地问着：“你如果回北京的话，她怎么办？”

情人的笑容

在同一个大院里，最靠近西南角的位置，有一间房比其他房间大一倍。每天晚上，这里都会点上两根蜡烛。接着，一群女人从院子的四面八方来到这里，坐在一起做衣服、打羊毛绳子，一直到睡觉的时间。除了农场偶尔会选择在这时开会，其余的夜晚女人们都是这么度过的。

这天，天还没有全黑，房间里已经聚集了十几个女人，有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，也有二十岁左右的姑娘。由于夜间天气冷，人们都穿着深色的薄棉袄，略显臃肿。

带头的妇女主任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，她叫李玉花，大家喊她花姐。几乎在农场刚建立时，她就从西宁过来了，在这儿已经待了十几年。

此时她正坐在屋内的一个角落里。在她的右手边，坐着一个年轻姑娘。农场里的青年经常说，在摇曳的烛光下，着一身绿棉衣的女人往往只有一种身材和一副面孔。但这句话用在这位姑娘身上并不恰当，她身材瘦高，胸脯却很丰满，脖颈又很细长，即便是穿着臃肿的棉衣也能让人猜到她曼妙的身材。她眼眉高挑，眼睛仿佛总是在放光，衬托出嘴角微微的笑意，给人一种和善宁静之美。她的两条辫子垂在身后，一直到腰间，在烛光下乌黑发亮，令人羡慕。

此时，姑娘正在向花姐学习如何制作牛皮腰带。她们先把牛皮用刀切成很细的长条，再用这种牛皮条编成镂空带花的带子。这种腰带在城里的需求很旺盛，是农场能够生产的少数产品之一。

花姐在做工之余，还在和姑娘谈话。谈话仍然围绕着亘古不变的老话题进行。

“看，你已经不小了，女人很快就会老去的，一过二十岁，就越来越没人要

了。”花姐说。

“我已经说过了，我现在还不想谈这件事。”年轻姑娘说。

“可你现在必须谈。要知道，像你这么大的男人也开始找对象了，再过一两年，他们都找到了对象，你就没有合适的了。”

“我现在还不想找，以后，只要找到一个适合我的就行。”年轻姑娘不悦地说。

“那也不行……听我说，你还是太天真了，不要总想着牛郎织女天长地久什么的，那不是真事儿。只有你结了婚，才知道，女人最需要的是个依靠……”

年轻姑娘没有说话。又进来两个女人，打断了她们的谈话。这两个女人看见了年轻姑娘，叫了声“沈倩”，向她走来。沈倩为了摆脱花姐，答应了一声，想站起来换个地方坐。花姐阻止了姑娘。

“去，一边去！”她对新来的女人说，“我有话和小沈谈，没你们的事儿。”

两个女人摇了摇头，坐到了一边，大家平时都有些怵这个妇女主任。沈倩只好坐回花姐身边。

“我还没说完呢，”花姐继续说，“听我说，你是这里最漂亮的姑娘，就该找这里最好的男人……”

“我真的不想谈这事儿。”沈倩打断了她的话，再次想站起来。花姐第二次把她按住。

“我快说完了……你花姐是为你好。我倒是给你物色了一个包你满意的，要不你听我说说？”

“花姐……”沈倩恳求说。这次她被花姐打断了。

“你一定会满意的，这个小伙子要相貌有相貌，是这里最标致的男人；要出身有出身，他家里是三代老贫农，现在他爹还是领导。跟了他，一辈子吃穿不愁，比别人过得还高贵，你还求什么？要是花姐有这福分，早就答应了。”

“我知道你说的是谁，可我不答应。”沈倩说。

“听我说，你不知道我说的是谁，你不答应的肯定不是这一个。”花姐说。接着，她给出了自己的答案：农场书记魏铁头的儿子魏伟。魏铁头作为书记还兼任了场长，是这里绝对的一把手，他的儿子魏伟今年二十四岁。

“花姐，”沈倩终于正色说，“我最后说一遍，我现在不想谈感情的事儿，我只

想把自己的事儿做好，对得起毛主席，干革命就可以了。等以后我想谈的时候，再找你介绍好吗？我求求你，别逼我了。”

在沈倩的强硬拒绝下，花姐也变了脸色：“你不是想干革命，你是嫌这里穷乡僻壤，想回城后找个城里人，你看不起劳苦大众！”

“我没那意思。”

“你就是这个意思。要不，你说你没有对象，又不让我介绍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沈倩把编好半截的皮带扔在地上，用手蒙住脸，无声地啜泣着。

她知道花姐是接受了农场书记魏铁头的委托，才跑来说媒的。如果沈倩不答应，以后会面临更大的压力。

沈倩选择了沉默。花姐没有等到结果，提前离开了房间。她一走，女人们纷纷来到沈倩的身边。

“谁敢嫁给魏伟啊！他不知道玩了多少女人！”一个女人说。

沈倩站起身，向门外走去。她准备回家早点休息，也许躺在床上能让她心情平静些。

她刚出门，突然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

“你来了？”她欣喜地轻声问道，此刻的声音和刚才的已经判若两人，仿佛从地狱升到了天堂。

“嘘……”方以民来到了她的身边，拉住她的手，禁止她说话。他拉着沈倩轻轻地跑着，生怕弄出声响被人发现。他们拐到了另两排房子中间的小道，顺着那条小道跑向了院子的北边，跑过了空地。过了那堆高高的干牛粪，就没有人可以看到他们了。他们一直跑到院子的北墙，从北墙的一个窟窿里钻过去，来到了大院墙外。

他们拥抱着，仿佛两只依偎着相互取暖的小鸟，不肯放开对方。

许久，他们才松开对方。方以民抓住沈倩的手，坐在了墙边。“我一天也撑不下去了。”沈倩抽泣着说。

“又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花姐在给我说媒。”

“谁？”

沈倩欲言又止。“你不认识,我也不认识。我没有答应。”她不想把魏伟的名字说出来,她害怕方以民去找魏伟,那会给他自己带来无尽的麻烦。

沈倩说到花姐说媒时,她感觉到方以民的手越攥越紧;当她说是不认识的人时,方以民的手又逐渐松开了。她继续说:“我可以不答应,可花姐下次还会介绍别人的,没完没了啊。”

“我们结婚吧。”方以民说。

“我害怕花姐。我也不想节外生枝。”

方以民笑了起来:“如果你昨天说这些话,我还会担心。可现在我们用不着担心了。”

“用不着担心了?”

方以民抱住沈倩的脸庞,认真地说:“我们很快就能结婚了。我今天收到了爸爸的信,他告诉我,很快我就能回北京了,有一个经济研究所要调我回去。”

“是吗?太好了!”沈倩兴奋地说。

然而转瞬间,沈倩的兴奋又消失了。

“你不高兴?”方以民问。

“没有,真的没有。”

“如果你想的话,我们马上结婚。”

沈倩笑了,但她坚决地摇了摇头:“不。还是你先走,然后再结婚。”

她知道现在不能结婚,也不能公布和方以民的恋情。一旦魏铁头知道了,有可能会找麻烦。

“为什么?”方以民说。

“还是担心,只有等你去了北京才行。我不想拖你后腿。”沈倩说。

他们又坐了一会儿,刚才的兴奋感已经荡然无存了。最后商定的结果是,在方以民离开之前,不公布他们的恋情,等方以民回到了北京,就迅速提出结婚。只要结了婚,即便暂时需要分居,但迟早是要团聚的。

“这样,会很对不起你。”方以民内疚地说。

“但没有更好的办法。”沈倩安慰他。

“我知道你担心我到了北京就把你忘了……”